



良木画

村居

◎刘白

门前必须要有一塘池水
清晰地映照白墙黑瓦
池边必须要有一棵杨树
不停摇曳路过的春风

回乡的路必须蜿蜒
才能过滤一些外面的喧嚣
篱笆要用一些结实的枝条
才能遮挡一些尘世的诱惑

正午的阳光最好能照亮堂屋
照见八仙桌上搁浅的《诗经》
正面墙上手书的对联年代久远
纸面泛黄字迹却依然遒劲
耕读传家久
诗书继世长

村口的草长成离离之势

一路绵延至房子周边
很对羊的胃口
鸡犬相闻 自问自答

从屋子里走出去的人
常说要回家看看
柳絮漫天飞舞
一等又是一年

父亲的诗意人生

◎单幼华

最近两年来,通过编译誊写父亲的诗词,我对父亲的人生有了重新的了解和认识。

父亲年轻时在苏州上的大学,在他的诗作中写遍了苏州的园林风光和山水秀色。父亲游历了无锡、南京、杭州等地的风景名胜,都以诗记载了这些美丽风光。中年时期的父亲去了一次庐山,这次旅程成为他庐山诗篇源源不绝的创作源泉。芦林桥、五老峰、铁船峰、小天池、铁铃关、三宝树、花径、仙人洞、龙首岩、老君庙,他都将这些景点写成了美好诗句,让我这个从未去过庐山的人眼界大开,好似神游遍了庐山。

“花径景色有特殊,四月还当三春过。”想必父亲是在四月去庐山的吧。“独自晨间进岭峰,面东缓坡透凉风。”在清晨庐山的峰岭上,父亲迎着朝霞走在缓缓的坡道上吹着凉风,心情何等欢快!

步入老年的父亲很少出远门旅游了,他就在家门口转着圈儿游玩,领略家乡的秀丽风光,《狼山风光》《濠河夜景》《南通钟楼》《盆景园》《文化广场》《南通博物院》都成为他的诗题。南通城里因濠河围绕,有许多秀美的小桥;贯城而过的运河之上,有许多气派的大桥;城市之畔立于浩渺长江的跨江巨桥,都成为父亲笔下的壮丽诗篇。

苏通大桥建成通车后,有一天父亲提出要带我乘车走一次苏通大桥。我和司机陪父亲从苏

通大桥坐车走了个来回,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这次整理父亲的诗作时,发现父亲连续作诗三首,庆贺苏通大桥的建成通车。他自豪地写道:“锦虹徐连越畔架,蛟龙腾跃跨岸卧。”“世界第一斜拉桥,巨蜃险要添新娇。”

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,低血糖频发,不能经常出门,大多时候只能在家看书看报看电视。这时的他,写下了许多和中外历史名人名著名剧有关的诗,《三皇五帝》《秦始皇》《汉高祖》《李渊》《吕不韦》等,都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评判。整理这些诗作的我也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里,领略并寻找历史人物的生平 and 足迹,受益良多。

出于对天文的热爱,父亲还写了许多这方面的诗,如《太阳系》《太阳核变》《太阳恩》《地球》等。父亲为地球环境而隐忧:“人为毁灭切莫取,和谐共处造辉煌。”

父亲是2009年11月底开始做血透的,隔两天一次的血透将父亲拴在病房中,这段时间他特别思念战友,便作诗怀旧。父亲在部队曾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,在《渡江战役》一诗中写道,“百万雄师抵江边,西东千里临时营。战歌嘹亮士气足,军号吹响敌人惊。”“战士赊欠花生吃,老人称足货物交,熬到七日去还账,急程八里来回跑。”

《晚晴》杂志社主编林钟美是父亲的老战友,他难得填了一回词《拜星月慢·和周邦彦·寄林钟

美友》送给他。父亲尝试寄给远在贵阳的战友,隔了一个多月,居然收到回信,父亲欣喜若狂,又填了一首词《诉衷情·收林钟美回信有感》,“清晨闲步小店旁,信来喜欲狂。都缘有亲情,相见路远长。思往事,惜流芳,一味成伤。爱歌就歌,爱笑就笑,管断人肠?”

2011年,母亲的肾衰越发严重,父亲牵挂母亲,在夜深人静时给母亲写了许多诗篇:《寄语夫人》《致夫人》《复致夫人》《传语夫人》《诚劝夫人》,“肾衰根治缺特招,血透已成大新潮,背水能够获生存,姑息尚可把命保。”“病势偕同感受足,望共光阴度春秋。”父亲以往的诗很少标注写作时间,但给母亲的许多诗都注明了时间。2012年4月5日,父亲颤颤巍巍地提笔给母亲写下一首诗,这也许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:“病势趋下风险重,坎坷相扶难从容,赠言诚愿复鉴看,语简意深非朦胧。”

2012年7月24日,病危的父亲住进了中医院重症监护室。在重症监护室,他受到严重的肾性骨病折磨。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,护士常让父亲背诵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。第一次父亲一字不差通篇完整背诵下来,引起医护人员的满堂喝彩。这首伟人的豪迈诗词,竟成了父亲医治疼痛的良药,在医院里一时传为佳话。

父亲一生写了500多首诗词。他以诗叙事、以诗忆旧、以诗念友、以诗咏物、以诗言志、以诗抒怀,这何尝不是父亲的诗意人生呢?

余东半日

◎王海波

灯下漫笔

得告诉小舟,我到了余东。

亭子不大,后来修的。
“凤凰城外凤凰亭,凤凰亭上凤凰停。”
相拥时,每个细节都怕破碎。

余东,古称“余庆”,形似凤凰,也称“凤城”,“因盐而兴,因盐而盛”,有千年多历史的文化名镇。可谓“唐宋元明清,从古记到今”。我在文字间徘徊。

在我眼中,我会像对我家乡一样对待余东。

余东之秋,邂逅于途。

那天小舟微信我,6号来海门。我想去余东,一口答应了。

有这帮朋友,心里实在温暖。

我向来不喜欢到一个地方立马写出点什么,除了不深刻外,更多是缺少积淀。没有积淀,别人会怎么看你?那些能写出千军万马文字的人总令我神往,但终究不是我。如果有神助,炼石补天,学点四两拨千斤的本事,把虚空的东西掏尽,能三言两语说清的,不要铺排,装腔作势,别人受不了。

最好的活法以轻盈的姿态嵌入时代的缝隙。

我站在余东南大门的城头上,面对古镇的前世今生想了很多: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为什么现在才来?小镇与我何有关联?

余东,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了。

余东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或文颂、或诗赞、或词吟、或曲唱。

我看到长江下游这块冲积平原潮起潮落、时涨时坍,把余东风貌各异、熠熠生辉的古时八景淹没于运盐河畔。行走余东,低语怨诉,仍有被包裹的感觉。

老街的模式:石板路,两边低矮、陈旧的房子。也许这是构成老街必不可少的元素,可有了这些就是老街吗?而我在幽深的老街最想一下子走进她的历史,听听凄神寒骨的声音,我会放慢脚步,让哀鸣和伤感与我灵魂共舞。

余东,镇村相连。既有古镇的原貌,又有乡村的味道。

宁静余东,花香弥漫。

从余东古镇看,依托古盐河,做足水的文章,彰显神韵,不失为一种选择。水流动不居,不舍昼夜,引发人们以勤奋自勉,珍惜光阴。《管子·水地》中说:“水者,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。”

这半日,兜兜转转。

倒想闲来余东住住,拣拾风尘中的草木枯荣。

不写余东是对的,我写不好。